

舊唐書校勘記

舊唐書校勘記卷三十二

列傳

總序

官名改易

通考二百五十四

同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據新書當作

宮名改易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京兆始平人

通考二百五十四

作平陵人新書並同

后生而髮垂

過頸三歲與身齊御覽一百四十一

作髮與身齊

但須突厥之助

聞本無但字

按御覽須作得

不可妄以許人

御覽九百二十四

作不可以妄許人

乃於門屏畫

二孔雀御覽雀下有相對二字

遂歸於我帝

殿本考證臣

德潛按後代作史不應稱我帝此仍唐人紀錄未曾刪正者也

書中類此者極多 按聞本無我字張氏宗泰考證並同沈本
及影宋本俱作遂歸之焉

后事元貞太后 沈本貞作真 諸嬖以太后聞本無諸字 惟

后晝夜扶持御覽一百四十一侍作持沈本並同 按張氏宗泰云

新書作諸嬖娣皆畏莫敢侍則此傳侍字是

初葬壽安陵 御覽作壽山陵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

長安人 通考二百五十四作河南洛陽人新書並同 這次必循禮

則通鑑則作瀝 隋大業中云云御覽七百二十八文與本傳語大

同小異 筮者曰御覽作豕曰 牝馬地類御覽牝上有象曰

二字 內陽而外陰御覽內上有豕曰二字 龍乾之象也御

覽龍上有卜人曰三字 馬坤之象也沈本無此句 按御覽

及張氏考證俱有此句則沈本誤脫 婦人之兆也御覽無之
字下有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十字 此女貴不可言御覽
作此文當大貴也其可盡之乎士廉志之而心獨喜親戚知者
咸敬與焉

豈敢豫聞政事 沈本豫作預是 按影宋本政事作國政 漢
之呂霍通鑑作呂霍上官

及預劉德裕逆謀 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後與李孝常等謀反
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通鑑作人必謂妾所爲 無乃爲聖
朝案乎通鑑作恐亦爲聖朝之累

后歎曰 御覽八百十八作后聞之以爲難 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

百疋詣徵宅以賜之 殿本考證臣宗萬按魏徵傳皇后遣使
齎錢四十萬貫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兩傳互異又按魏徵

傳太宗與徵論忠良賜絹五百匹通鑑亦載其事則二者必有

一誤也

按通鑑

一百九十五

考異引魏文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

錢二十萬絹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舊魏徵傳作因請遣中使

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爲是

非人力所加

通鑑作非智力所移

皆崇儉薄沈本崇作從

十年六月己卯御覽

一百四十一

作辛卯

按英華

八百三十七

作六月

二十一日乙卯考是月己未朔當是己卯非乙卯也

勒成十卷

御覽作勸戒十卷

按通鑑作爲女則三十卷又

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張氏宗泰云他本無著字按新書作自

爲論則有著字是以此令人哀耳御覽此字下有益字

太宗賢妃徐氏

且召募役戍

唐文粹

七

作且召募投戎

人米有漂溺之危

全唐文

九十

人米作往來唐文粹同

反速危亡之基全唐文

基作兆唐文粹同

棄德而輕邦唐文粹同

按全唐文輕作

傾是

願陛下布澤流人唐文粹人作仁

按張氏宗泰考證

亦作仁是

頗有工力之費張氏宗泰考證工作功

按唐文

粹費作賞

終以茅茨示約唐文粹全唐文並同

按沈本終

以作雖復通鑑貞觀政要並同

聖主之所安沈本主作王唐

文粹同

興衰禍福之數唐文粹同

按沈本福誤作亂

削

輕過以添重德唐文粹添作滋全唐文同

循今是以替前非

唐文粹作擇後是以替前非全唐文同

則令名與日月無窮

唐文粹令作鴻全唐文同

盛業與乾坤永大唐文粹業作德

全唐文同

高宗廢后王氏

附良娣蕭氏

父仁祐貞觀中爲羅山令 冊府一百四十一祐作佑 永徽初立爲

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冊府無立爲皇后四字進作令

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 趙氏紹祖云按高宗諸子傳云

蕭淑妃生素節公主傳云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考唐制內官

無良娣太子內官有良娣二人蓋高宗爲太子時蕭氏曾爲良

娣及卽位已進淑妃本傳不應仍稱良娣也 武昭儀令人皆

縊殺之 殿本考證臣德潛按旣云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

又云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數日而卒是一傳中自相矛盾矣

按通鑑云武氏囚故后王氏及淑妃蕭氏於別院上嘗窺其

院呼之與言惻然欲處置之武后聞而大怒遣人各杖一百斷

手足投酒甕中數日死又斬之無縊殺事新書云俄爲武后所

殺然下亦有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數日始卒之

語則二庶人皆杖殺而非縊死明矣故張氏宗泰云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九字疑衍卽新書俄爲武后所殺六字亦可省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和思皇后趙氏

按全唐文

二百五十八

蘇頲作和恩皇后哀冊文苑

英華

八百三十七

思亦作恩

瓊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冊

府

一百四十一

有父字無與字貞作真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瓊前

於妃被幽時已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

中宗韋庶人

仍擢后父普州參軍元貞

冊府

一百四十一

作韋元貞中宗韋庶人

父也爲晉州參軍

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 殿本考證臣德潛

按新書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語意較明舊書豈失一

句或有譌字

永徽永壽

御覽

十一百四

徽作泰

帝自脫衣裹之御覽帝作常

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御覽復下有位字

又立后爲妃冊府

一百作神龍初立妃韋氏爲后

爲出母服喪三年冊府爲出

母喪服無三年二字

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

役

按年歲與食貨志異似當從志作二十二五十八爲是免

役與通典

七

同志作爲老

制皆許之沈本無制字

雖左右

內職冊府雖作又

而許時出禁中張氏宗泰云而作亦依影

宋本改正

按冊府許時作時許亦通

祈其賞秩冊府其作

具秩作拔

潛入宮中謀議冊府議作之

乃諷百官冊府諷

作挾

又欲寵樹安樂公主

按冊府此句上有二年九月皇

后六字

各減太平之半冊府各上有請字

掩其文而請帝

書焉冊府書作畫沈氏炳震張氏宗泰考證並同

天下歌側堂堂 通鑑無側字 天下歌武媚娘通鑑武作斌是

天下歌桑條韋也通鑑無也字 女行沈氏炳震云女行二

字疑訛 按樂志作女時韋也與上句合調張氏宗泰考證亦

從樂志是 太常少卿鄭愔通鑑同五行志作鄭恒 按沈本

鄭作陳誤 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新書作九十八代 或

出臧獲屠販之類冊府無或出二字 詳定儀注沈本注作法

仍以宰相女爲齊娘聞本齊作齋

時馬秦客侍疾 張氏宗泰云影宋本作侍帝之疾 及宦者左

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筠州沈本通鑑新書譙

王重福傳崇簡俱作思簡筠俱作均 按張氏宗泰云崇字因

下文太平公主薛崇簡而譌當從思爲是

臨淄王率薛崇簡 按通鑑簡作暕 丁未入自元武門沈本聞
本丁未俱作丁夫 按通鑑有庚子晡時隆基定計起兵誅諸
韋事無丁未日則沈聞本作丁夫者承上文及總監而言也
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通鑑崇作嵩

上官昭容

多因事推尊武后 聞本后作氏 而加褒賞 按張氏宗泰云
新書作加甄賞他本脫而加二字誤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

追贈太尉邪國公 冊府一百四十一 作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厭靈呪咀御覽一百四十一 咀作詛是 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

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通鑑二百 同考異日新紀臘月癸亥

殺皇嗣劉氏德妃竇氏今從舊傳

元宗廢后王氏

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 冊府一百四十一 邠作祁 刻霹靂木

通鑑刻作剖 且呪曰通鑑作祝曰 其年十月庶人卒通鑑

作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寶應元年雪免

按御覽一百四十一 免作免是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

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 通考二百五十四 同 按御覽一百四十一

止作正

及懷哀王 御覽懷下有安字 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通

鑑同 按楊貴妃傳作二十四年誤 故乃施於亞政聞本亞

作壺是

元宗楊貴妃

二十四年惠妃薨 按武氏本傳作二十五年是 禮數實同皇

后通鑑禮數作儀體 按張氏宗泰云影宋本此句下有天寶

初進勅貴妃七字宜補入 皆有才貌通鑑貌作色 峻如詔

勅通鑑作峻於制敕 四方賂遺其門如市通鑑作四方賂遺

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

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 御覽六百八十九作宮中

主貴妃刺繡者七百人 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

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御覽作揚益及諸戚里每

歲進衣服布之於庭光奪人目

送歸外第 通鑑外作私 婦人智識不遠通鑑智識作識慮

有忤聖情通鑑作違忤聖心

因及數搥 通鑑作亦被數鞭 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通

鑑作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國忠二男眇暄如弟鑑皆尙公主 錢氏考異云按楊國忠傳暄

尙延和郡主眇尙萬春公主不皆尙公主也新書公主傳不載

楊鑑名蓋亦郡主非公主矣 按張氏宗泰云公字疑衍 揚

氏一門尙二公主二郡主錢氏考異云二公主謂錡尙太華公

主眇尙萬春公主也暄尙延和郡主鑑亦尙承榮郡主故有二

郡主之稱

貴妃銜土陳請 御覽一百四十一 作銜土陳情 旣而四軍不散御

覽作六軍 按張氏宗泰云以新書兵志考之大抵以左右龍

武軍左右羽林軍合成四軍及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補

元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也下又云亦曰

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太軍是至德以前有四軍無六

軍明矣白居易長恨歌傳曰六軍徘徊歌曰六軍不發無奈何
蓋詩人沿天子六軍舊說而未考盛唐之制耳此作四軍是因
附辨於此 帝不獲已與妃詔御覽詔作決 按張氏宗泰云
詔字誤據新書當作訣 遂縊死於佛室通鑑作上乃命力士
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韓國夫人聳 沈氏炳震云聳古壻字 祕書少監崔岫 殿本

考證臣德潛按韓國夫崔岫舊本作珣非後崔妃傳甚明今已
改正 號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安公主 殿本考證臣德潛

按肅宗七女中郅國公主下嫁裴徽此誤作代宗而代宗十八
主中又無延安延安乃穆宗女也一語中凡有二誤又錢氏考
異云肅宗女郅國公主下嫁裴徽此云代宗女者誤也始封延
光此作延安未知孰是 按張氏宗泰云據新書公主傳是徽

所尙乃肅宗女郅國公主而安爲光之誤也

元宗元獻皇后楊氏

必知運歷所鍾

御覽

一百四十一

必作心

按據文義當從御覽

肅宗張皇后

去盈尙**元宗**女常芬公主

錢氏考異曰新公主傳作去奢

按

張氏宗泰考證云當從新書

宦者李靖忠啟太子請畱良娣贊成之

按通鑑

二百十八

考異曰元

宗發馬嵬時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太子獨還慰諭百姓良娣

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畱計

從官單寮御覽

一百四十一

寮作寡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影宋本亦作寡是通鑑並同

妾自當之

通鑑作妾以身當之

太子勞之曰通鑑勞作止是

封義章縣主

冊府

一百四十一

章作帝誤

請謁過當通鑑作請託無

窮

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 按通鑑作朱光輝段恒俊 遂移后於別殿幽崩御覽幽下有宮字 按通鑑輔國等殺后是后先幽而後被害也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章敬皇后吳氏

御覽

一百四十一

吳氏下有濮陽人三字

按新書

亦作濮州濮陽人

開元二十三年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按

代宗紀代宗以開元十四年生此云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賜以宮人相去十年應誤下云明年生代宗皇帝則二十三年當作十三年也趙氏紹祖張氏宗泰考證並同 按御覽作二十二年亦誤 容止端麗御覽容作行 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新書作年十八薨沈氏炳震云后以開元十四年生

代宗至二十八年薨年十八則當開元十四年后方四歲焉得云生代宗耶或舊書二十八年當作十八年或新書年十八當作二十八耳趙氏紹祖按語並同按張氏宗泰考證云據傳所書乃生代宗五歲而薨新書作十八則以賜肅宗時方十二歲也恐非蓋兩書一衍二字一脫二字薨年當二十八而於開元爲十八年也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

御覽

一百四十一

作選入宮中賜太子

生男廣平王

畱於宮中覽畱字下有后字

及朝義敗通鑑

同按御覽作朝儀誤

執珪璧以事上帝沈本珪作圭莫

匪深哀張氏宗泰考證云據文義當作莫遂深衷如正至之

儀按張氏宗泰考證云室誤作至沈本作至正亦非當從影

宋本改作正室

既而詐妄 張氏宗泰云新書中官高力士女與女官李貞一嘗從后游李見高以年狀似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 按通鑑亦載此事本傳疑闕

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應誤書也新書作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是 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冊府一百四十一作詔贈外祖隋令 按趙氏紹祖云新書作外高祖元和姓纂世次與新書同而云士衡隋陝令未知孰是 立五廟以琳爲始冊府始下有祖字

歲月滋深 唐會要三同 按聞本滋作茲誤 今參詳禮例唐

會要作今參詳禮經博稽故事 令內官以褱衣置於幄唐會
要幄下有座字是 按張氏宗泰考證並依新書補座字 次
告天地宗廟唐會要無天地二字 太皇太后諡冊 按張氏
宗泰考證依新書作上太皇太后諡冊是

代宗崔妃

父岫祕書少監 沈本岫作珣誤說見前楊妃傳中 生召王偲
趙氏紹祖云按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召王偲世
系表作召王偲亦係於肅宗下是妃爲肅宗之妃偲乃肅宗之
子而二書后妃傳乃皆以爲代宗之妃代宗之子不知何以謬
至於此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公主夙成神悟 聞本悟作晤誤 御羣生之重畜 按張氏宗

泰云畜字疑誤

歲在辛卯 張氏宗泰云辛卯誤當作乙卯 按紀元編大歷十年歲在乙卯當從張氏考證作乙卯爲是 十月辛酉朔六日

丙寅貴妃獨孤氏薨通鑑同 按文苑英華八百三十八作七日丁

卯薨誤本傳前云五月薨更誤 十三年十月癸酉唐文粹十三

二同 按文苑英華原本及唐大詔令俱作六月十七日癸酉

未知孰是 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通鑑唐文粹文苑英華並

同 按唐大詔令作其年十月癸酉朔疑誤

感麟迹而增慟 全唐文四百十九同 按唐文粹英華俱作麟趾

搜求才淑唐文粹全唐文同英華搜作娉 脫簪申誠唐文粹

全唐文並同英華簪作珥 內加羣娣全唐文同英華唐文粹

加作和是 羣臣慕思唐文粹全唐文並同英華臣作生 永

闕瑤華之彩唐文粹全唐文並同英英作瑤池 結雲雨之淒
凝唐文粹全唐文並同英華結作從唐大詔令之作而 俯層
亭而望思唐文粹文苑英華全唐文並同沈本俯作仰 衣元
盼兮斷腸聞本盼作盼誤 刑有國之大方唐文粹全唐文並
同英華刑作形方作坊唐大詔令作防 按刑與形坊與防古
文俱可通用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 文苑英華八百三十八作

十一月十二日戊戌大行皇后崩於兩儀殿 按通鑑作丁酉

崩沈氏炳震云據德宗紀丁酉冊皇后王氏是日崩當從本紀
自啟攢後聞本攢作殯 令學士吳通元別撰進沈本令作

命

德宗韋賢紀

貞元二年冊爲賢妃 殿本考證云新書在四年 按張氏宗泰考證亦作四年 六宮師其德行唐會要三作六宮服其德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祖難得贈潞州都督

冊府

一百四十一

贈字上有英武軍使四字

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冊府作父子顏衛尉卿 順宗在

藩時御覽

一百四十九

藩字下有邸字是

元和元年

按御覽百

四十一

作中和元年誤

皇后何所諡之以爲於廟

按白虎通

原文作后夫人於何所諡之以爲於朝廷 皇后無外事無爲

於郊 按白虎通原文作婦人本無外專何爲於郊也 故雖

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誅貴子不得爵母 殿本考證云

舊本必有上多一不字子下少一不字今悉改正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以后門族華盛 通鑑作以如門宗彊盛

揖殊仁於氣母 全唐文六十 揖作洽是 勤勞庶工全唐文七

作功

暖贈太尉 冊府一百四十一 作駙馬都騎太尉 豈謂姦妖竊發

按張氏宗泰云凶誤作妖宜依影宋本改正 豐深梟鏡 按

鏡字疑獍字之譌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 按張氏宗泰考證引新書

作丹陽人或云本爾朱氏由李錡侍人没入掖庭 后大中末

崩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按本紀咸通六年崩新書同此作大

中末誤 按通鑑亦在咸通六年冬十二月壬子從實錄也

女學士尙宮宋氏

貝州清陽人

通考

二百五十四

作興州

長曰若莘

殿本考證云

父庭芬生五女長若華後又互書若莘而新書則專云若莘今從新書 按影宋本亦作莘聞本俱作華傳寫所訛也 不尙紛華之飾沈本紛作芳

昭義節度使李抱真

唐會要

三

作澤潞節度使

太和中 沈本太作大

按養新錄云唐文宗年號大和非太和

也沈本是

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

按十七史劄記云

新書無李德裕是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越人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越下有州字是

穆宗皇帝立爲妃

御覽

一百四十一

立字上有卽位二字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新書

立下有冊字是 太和八年 按新書作五年

敬宗郭貴妃

長慶末

按御覽

一百四十一

末作妹疑誤

容德冠絕

按張氏宗

泰云影宋本容作貌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 按張氏宗泰云影宋本思作恩

刑作至

估人趙縝 通鑑估作商 上以爲復得元舅通鑑元作眞

仍追封其曾祖俊爲太保 冊府一百四十一作文宗卽位贈穆宗貞

獻蕭皇后曾祖俊爲太保 太后有眞母弟通鑑眞作異

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宏狀 通鑑令作百姓是 按張氏宗泰

云令當作人據新書作泉州男子則知令爲人之誤也 詔逐

還本貫 按通鑑作詔遞歸鄉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大理卿崔郃 沈本作崔珣

而太后終不獲眞弟 通鑑作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太和中沈本太作大是

供養彌謹 沈本養作奉 會昌中崩 殿本考證云沈炳震按

本紀於大中元年崩此作會昌中誤 按新書與本紀同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沈本無積善二字

國家自乾符已後 御覽一百四十一無國家二字 妖生九重御覽

作九宮

行尊后爲皇太后 御覽作乃 按通鑑作蔣元暉率龍武牙

官史太等弑帝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元暉乃釋之又矯皇后

令太子於樞前卽位九月己巳尊皇后爲皇太后較本傳詳
元暉私於何太后 御覽於字作與 按通鑑作私侍何太后
仍廢太后爲庶人御覽仍作乃 按通鑑作敕追廢太后爲庶
人

李密

祖曜周太保魏國公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周書作邢國公新書
亦然此存疑趙氏紹祖按隋書李密傳亦云祖耀周邢國公新
書世系表並同而祖君彥爲密移檄郡縣則云周太保魏公之
孫 按沈氏炳震云據周書當從新書作邢國公 蒲山公全
唐文一百三十一作封蒲山郡公 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
按御覽七嘗作常 箇小兒視瞻異常通鑑作黑色小兒
瞻視異常 按十七史商榷云新書作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

舊書作箇小兒乃吳語也如外間大人圖儂之類

一手翻卷書讀之 按事類賦注引此無卷字 又問所讀書

按御覽八百九十八讀下有何字 越公奇之與語大悅通鑑作楊

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

使元感於黎陽監運 按御覽七作麗陽 潛遣人入關迎密

以爲謀主通鑑作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赴黎陽

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 直扼其喉通鑑作據臨

渝之險扼其咽喉 不過旬朔通鑑朔作月是 賈糧必盡通

鑑作資糧皆盡 有衛文昇通鑑有字上仍有雖字是 西入

長安掩其無備通鑑作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

守之 失其襟帶通鑑襟帶作根本 若不取之安能動物通

鑑作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

福嗣既非同盟 通鑑既作元 而姦人在側必爲所誤 按通

鑑側字下有聽其是非四字 荀彧止而見疎通鑑疎作誅

公當身先士衆通鑑作挺身力戰 迺欲急自尊崇通鑑作迺

亟欲自尊 今可陽言其反通鑑陽作聲 可得給衆通鑑得

作以 至於閭鄉聞本闕作閭 時煬帝在高陽 按御覽百

七俱作高麗 吾等死日通鑑日下有此金並畱付公句 密

請市酒食御覽請下有通字通鑑同 行至邯鄲河洛記作左

梁驛通鑑作魏郡 按魏郡古相州地今在河南彰德府左梁

驛在邯鄲今隸北直廣平府河洛記與本傳合通鑑蓋從蒲山

公傳也 穿牆而遁御覽穿上有夜字 按通鑑作飲防守者

皆醉穿牆而逸

村荒藜藿深 按御覽荒作落 千古傳名諡御覽作萬古 寄

言世上雄御覽雄作英 以告太守趙佗聞本佗字作他 人

怨於下通鑑人作民 委弃京都通鑑作東都 士馬精勇通

鑑勇作銳 讓深加敬慕御覽慕作異 則人馬困弊沈本弊

作斃 未若直取滎陽通鑑直作先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舊

本作且 休兵館穀通鑑同 按張氏宗泰考證舊本作伏

待士勇馬肥通鑑作待士馬肥充 然後與人爭利通鑑同

按沈氏炳震云影宋本與上有可字 自是破金隄關御覽作

於是破金堤關 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通鑑作攻滎陽諸

縣多下之 讓曾爲須陁所敗通鑑曾字作嚮數 按通典百

五十一 與通鑑同 於木林間設伏御覽通典俱作林木間 按

通鑑作伏於大海寺北林間 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通鑑作

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 按新書亦有號蒲山

公四字 密軍陣整肅通鑑作部分嚴整 發粟以賑窮乏沈
本窮作貧

密與讓領精兵千人 通鑑作將精兵七千人御覽並同 道路
不絕通鑑作道路相屬 遣虎賁郎將劉長恭通鑑仍有光祿
少卿房勣新書並同

卽位稱元年 通鑑同 按河洛記改大業十三年爲永平元年

新書亦作改元永平全唐文一百三十二並同 以房彥藻爲左長

史邴元眞爲右長史通鑑同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房作右邴

作左未知孰是 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通鑑同百一

八十注考異曰壺關錄云周四十八里當從隋書作四十里

按據考異本傳是 長白山賊孟讓通鑑同注考異曰河洛記

作孟達今從隋唐書作讓爲是 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

按通鑑作監察御史鄭頌以城降密 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

倉破之入東郡俘掠居人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御覽一百七作

率兵二萬餘人襲與洛倉破之入東都郭郭掠居人燒天津橋

東都出兵乘之 按聞本沈本郡俱作都通鑑新書俱有橋字

是又乘字通鑑作擊 密復下迴洛倉御覽作與洛倉

仍作書以移郡縣 通鑑作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 自元氣肇

闢全唐文一百三十二同英華六百四十六闕作改 愛育黔首全唐文

同英華首作庶 履春冰而是懼全唐文同英華春作薄是作

爲 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英華全唐文同 按沈氏炳

震云影宋本隍作溝 瀚海窮於丹穴聞本瀚作翰 治致昇

平全唐文同 按英華作致之昇平與下句驅之仁壽對是

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全唐文同英華用作固世作久 及

續承負展全唐文同英華承作戎 禍深於莒僕英華全唐文

禍字上俱有於是二字 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全唐文同英華

作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 州吁安忍 按全唐文英

華州字上有加以二字是 闕伯日尋英華後篇作尋戈 晉

陽所以興亂全唐文同英華作於焉起亂 甸人爲磬文苑英

華同全唐文據禮記改作磬 况復墮壞盤石文苑英華復作

乃石作古 按沈本全唐文俱作磬石則英華古字誤 剿絕

維城英華絕作滅 人倫之體全唐文同 按英華體作禮是

雄雉恣其羣飛英華羣作於 和衣戲陳侯之朝英華衣作

服全唐文同 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全唐文同英華之作不遂

作遽 一日萬機英華同 按全唐文從書經改作幾 大禹

不貴於尺璧英華全唐文大字上有是以二字 光武不隔於

支體以是憂勤全唐文同英華作光武無隔於反支體是憂勤

式號且呼英華作或號或呼 甘嗜聲伎英華甘作酣伎作

妓 敷奏於是停擁全唐文擁作壅是 中山千日之飲酩酊

無名 按英華飲作酒名作知全唐文亦作無知是 殷辛之

譴為小英華辛作紂 惟避風雨英華全唐文同沈氏炳震云

影宋本避作蔽 按蔽字義尤長當從影宋本 詎待朱玉之

華英華同全唐文朱作金 故璿室崇構英華作瓊宮 二世

是以傾覆全唐文同英華作秦族以之顛覆 不念前章全唐

文同沈本作前事 按英華作前車 勞人固其不可英華全

唐文俱作罔知不可是 公田所徹英華徹作藉 日損千金

之費全唐文同英華作日有萬金之用 萬可則減郭空虛千

里則烟火斷滅全唐文同英華戶作邦里作室滅作絕 觀省

風謠全唐文同英華作觀省方俗 聊竊比於先驅英華作前
驅 且夫天下有道沈本下作子英華全唐文同 守在海外
全唐文同英華作海內 長城之役英華役作固 而追蹤秦
代英華而下有乃字 襲其基墟英華作廣營基址 屍骸蔽
野全唐文屍上有遂使二字英華同蔽作遍 血流成河英華
河作川 積怨滿於山川全唐文同英華作比於邱山 理無
穿於魯縞全唐文同英華理無作不能 詎能動於鴻毛全唐
文同英華詎能作非敢 雞肋啖而何用英華啖作食 而恃
衆怙力强兵黷武全唐文同英華力作强强作窮 惟在并吞
英華作務在吞併 不戢將自焚英華將作則 符堅滅身
按全唐文據十六國春秋改作苻堅是 良由壽春之役全唐
文同英華作壽陽 不知挾彈在後全唐文同英華作不知黃

雀於後 鬢而成行英華作鬢弔連行全唐文同 夏禹懸鞞

英華鞞作鞞 而愼諫違卜英華而下有乃字 靈賢嫉能英

華靈作妬 翻加屬鏤之賜英華加作如 便遭夏癸之誅英

華便作遂 賢人緘口英華緘作鉗 無聞販鬻英華販作賂

孟佗薦蒲萄之酒聞本佗作他英華同 同汲黯之言英華

同作驗 自昏主嗣位英華昏主作獨夫 至如浩豐陪蹕全

唐文豐作疊英華同如作於 鴈門解圍英華解作被 自外

征夫全唐文同英華夫作伐 求人死力英華人作其 匹此

非難英華匹作譬 誰不讐怨英華誰作莫 既在乘輿英華

既作况是 三靈總瘁英華全唐文靈俱作空 十分爲計英

華爲作之 蒼生慄慄英華作慄慄 赤子嗷嗷英華作赤縣

磬磬 但愁歷陽之陷英華但作俱 故讖錄云英華全唐文

云上俱有皆字 况乃攙搶竟天英華全唐文作機槍 兼朱雀門燒英華兼下有以字是 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全唐文同英華作並是宗廟爲邱墟之狀荆棘是旅庭之事 夏氏則災疊非多英華作夏后則災疊非多全唐文同 陳命景毫英華命作盟 彪虎嘯而谷風生英華作雕虎 我魏公聰明神武英華神作文 總七德而在躬英華總作備全唐文同 包九功而挺出全唐文同英華作包九有而挺秀世祖嗣元皇之業英華元皇作皇室 日角之相便彰全唐文同英華便作更 大寶之文斯著英華全唐文大俱作天晃加以姓符圖緯英華緯作識 三靈所以改卜英華全唐文俱作於焉改卜 黃星出於梁宋全唐文同英華星作屋宋作苑俱非 天人豹變之初英華全唐文俱作大人是 伊尹之位

成湯蕭何之輔高帝全唐文同英華佐作贊輔作奉 擊劍則
截蛟斷螯彎弧則吟猿落鴈全唐文同英華截作斬斷作截吟
作啼 驥馬追風英華全唐文驥俱作翼是 吳戈照日全唐
文同英華日作月 伏茲億兆沈本伏作仗全唐文作撫英華
後篇作拯斯億兆 百萬成旅全唐文同英華成作軍 何城
不陷全唐文同英華陷作克 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英華全
唐文俱作譬猶決滄海而濯殘螢 鼓行而進百道俱前全唐
文同英華進作西前作進 以今月二十一日全唐文同英華
今作四 畱守段達等全唐文同英華段達下仍有韋津 久
迷天數英華久作尙 敢拒義兵英華兵作師 因其倒戈之
心英華其作爾 積甲則熊耳爲小 按英華全唐文小俱作
少與上多字雖對而文義反不明晰當仍從本傳作小爲是

助桀爲虐英華桀作紂 鼓角將鳴全唐文同英華將作潛

匪朝伊暮英華暮作夕 我已先據全唐文同苑華已作董是

天下之倉英華全唐文俱作天下倉廩 四方起義 按沈

氏炳震云此句下影宋本有萬里如雲句文苑英華全唐文並

同又起義英華作赴義 雄才上將受賑專征全唐文賑作命

餘同文苑英華將作畧專作東 竇慶戰沒於淮南全唐文同

英華淮南作睢陽 郭詢授首於河北全唐文同英華作郭絢

通鑑並同 隋之亡候聊可知也英華候作歿聊作斷沈本全

唐文亦作斷 按張氏宗泰考證並同 安陸汝南文苑英華

南作穎 隨機蕩定英華全唐文隨字上並有則字 淮安濟

陽英華作淮南濟北 俄然送款英華全唐文俄字上俱有則

字 孟海公又破濟陽英華濟陽作齊陰又作久全唐文陽亦

作陰餘同本傳 海內英雄全唐文海上有於是二字 封民
瞻取平原之境沈本瞻作瞻英華全唐文同 李士雄虎視於
長平英華作李士才 房山基發自臨渝沈氏炳震云山當作
孝 按英華亦作房孝基臨渝作臨榆 劉興祖起於白朔英
華全唐文俱作北朔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河朔因下崔白
駒而誤作白朔也宜依新書改作河朔爲是 方獻伯以譙郡
來全唐文同英華方作房 俱期牧野之會文苑英華同沈本
期作朝全唐文同 壺漿盈於道路全唐文同英華盈作迎路
作左 諸軍等並衣冠世冑沈氏炳震云影宋本軍作君英華
全唐文同全唐文世又作華 按張氏宗泰考證亦作諸君是
神鼎靈繹之秋全唐文繹作澤 按英華作歆神靈澤是
今也其時英華全唐文也俱作正 豈止金章紫綬英華全唐

文俱作當以金章紫綬 忠貞以傳奕葉全唐文同英華忠貞
作珪璋 同吠堯之犬英華全唐文俱作同夫築犬 不如張
洽歸曹英華全唐文俱作張郃 按沈本張氏考證並作郃是
令不自疑英華令作幸 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沈氏炳震
云疑有脫誤 按英華全唐文脫下俱有其字豫作與 崑山
縱火英華作崑岡 黃河帶地英華地作礪 知我勤勤之意
英華作志 布告海內英華作播告天下

俄而德韜德方俱死

通鑑

一百八十三

同考異曰楊德方壺關錄作

王德仁非今從唐書

鄭虔象爲右司馬通鑑虔作乾

按考

異云隋唐書皆作虔象唯壺關錄作乾象云密殺其兄乾覆乾
覆之子會通後從盛彥師殺密據此則作乾象是 若然者殆
將敗矣通鑑作如此則大業隳矣 密將兵鋒甚銳御覽

一百七

無將字沈氏炳震云影宋本作密恃其兵鋒甚銳 按張氏宗

泰云恃其二字較將字義長當從影宋本 弃迴洛倉御覽作

興洛倉通鑑作回洛與本傳同 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

擊之 按新書作十萬 黎陽賊帥李文柘御覽通鑑俱作文

相沈本並同 按張氏宗泰云文相誤作文柘乃因下汨字而

誤也宜從新書改正 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通鑑一百八作

趙陞 按考異曰隋唐書皆作佗今從蒲山公傳作陞是

讓兄寬復謂讓曰 通鑑作讓兄柱國榮陽公宏祖愚人也謂讓

曰

並隨使道表於密 御覽七隨作遣沈本同

布衣戎卒 全唐文一百三戎作戎 爭霸圖王全唐文霸作帝

七百之基全唐文百下有年字 未有如斯之酷者也 按

全唐文備載報書此句下仍有四十二句此係節取 老夫年
餘知命通鑑餘作逾全唐文作踰 斯榮足矣全唐文作斯足
榮矣 非敢聞命通鑑非作未 數遲貽報全唐文作遲數始
報 未面靈襟全唐文作未面虛衷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也 殿本考證云舊本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臣德潛按資
治通鑑及綱目皆云密得高祖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
天下不足定也句意較明今改正 按舊本自蜀本

後知其計

通鑑

一百五十五

作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

情通鑑並同

掠汲縣通典縣作郡

其將陳智略通典作王

智略

執弑煬帝人于宏達獻越王侗通鑑作于洪建

按通

鑑注辯正陳景雲曰于洪建疑卽于洪達洪達弑煬帝見通鑑

一百八

考異所引蒲山公傳及河洛記皆作洪達當有一誤錢

大昕又按隋書字文化及傳其將軍于宏達爲李密所擒送於
侗所覈烹之據此當以宏達爲正則本傳是 邴元真好求私
利通鑑作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 密方悔而止 按沈本
悔下有之字 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通鑑作
倉粟雖多而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語意較明

世充圍偃師 通鑑圍上有夜字 引騎而遁徑赴武牢通鑑作

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御覽同 按武牢卽虎牢唐人避諱而改

也下同 今向其所通鑑作今失利而就之 其府掾柳爽對

曰通鑑新書俱作柳燮 按燮誤作爽沈本張氏考證並作燮

是 兼有疇昔之遇通鑑遇作好 我有衆百萬通鑑有作擁

乃簡驍勇數千人御覽作數十人是通鑑並同 驅掠畜產

通鑑作驅掠徒衆 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

縣南七十里 殿本考證臣宗萬按通鑑與傳相同河洛記云
密曉入桃林據縣城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衛將軍史萬寶
在熊州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在洛口爲密所
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
南七十里據此所載之事與傳約略相同惟所遣之將劉善武
與傳異而善武取密之故又不知所據何書也 大具威儀通
鑑作儀衛 多有歐血者通鑑作哭者多歐血沈本歐作噓
詐與之會通鑑作詐以其衆降 以其首祭於密冢通鑑作遣
人齋其首至黎陽祭密墓

史論

始則稱首舉兵 沈本舉下有義字 文武器度卽有餘沈本器
作氣

王世充

及龜策推步之術

按御覽

七百

策作筴

衆雖知其不可而莫

能屈

按沈氏炳震云影宋本屈下有之字張氏宗泰考證同

累遷江都丞冊府

六百九十四

丞上有郡字

按御覽通鑑亦作

郡丞

陰奏遠方珍物通鑑作奏獻珍物

按御覽奏作奉是

羸師自弱

通鑑作羸形示弱冊府自亦作示

按張氏宗泰云

新書並作示弱是

吾令生縛取之沈本令作今張氏宗泰云

依文義當作今

按通典

一百五十三

作吾當生縛之

時百姓皆

入壁通鑑作入堡自固

乃稍分人於南方抄沈氏炳震云影

宋本抄上有略字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亦有畧字通鑑同宜

增入爲是

世充知其懈通鑑知作伺

乃於營中夷竈撤幕

通典夷作移

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 聞本萬作人 按張氏宗泰云

新書萬下有人字

時天寒大雪 通鑑作疾風寒雨說見李密傳 按沈本寒作氣

而力所不及沈本力下多有字 殺其父兄弟通鑑殺字

作沒 其夜勒兵圍宮城通鑑作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舍

嘉門 無逸以單騎遁走通鑑作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石

掖門西奔長安 其日進拜尙書左僕射沈本無尙書二字通

鑑同 士卒疲倦通鑑倦作病 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

立祠於洛水通鑑作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

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 按通典一百五十六

水下有之上二字餘同 世充簡練精勇通鑑勇作銳 世充

夜遣二百餘騎通鑑作二百餘騎新書同 陳智略通典作王

智略 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 殿本考證臣宗萬按革命記

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遂於城下勒兵擲於城中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通鑑云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噪曰已獲李密矣此蓋從壺關錄也兩書俱載其事而微有異同傳獨不載故附識之

世充立三勝於府門之外 通鑑勝作牌 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通鑑作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還家大嘔吐御覽七百作遂大嘔吐

伺怒曰 通鑑作皇泰主歛膝據按怒曰 若隋德未衰通鑑作

若隋祚未亡 此言不可發通鑑作此言不應輒發 按沈本

與通鑑同 必天命有改通鑑有作已 亦何論於禪讓通鑑

作何煩禪讓 公等皆是先朝舊臣通鑑作公等或祖禰舊臣

或台鼎高位 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 按通鑑作既有斯

言朕復何望語意明晰 段達等莫不流涕通鑑作顏色凜冽

在廷者皆流汗 海內未定須得長君 按通鑑定作爾得作

立 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通鑑作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

千端萬緒百司奉事 按通鑑於緒字下有侍衛之人不勝疲弊

八字 深坐九重通鑑坐作居 世充非貪寶位通鑑作今世

充非貪天位 本欲救時通鑑作但欲救恤時危 今止順天

門外御覽作今止於順天門外新書作令誤 按通鑑作今止

於門外本傳疑脫於字 條疏既煩通鑑疏作流注云條流猶

言條派也 按據文義當從通鑑

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於滑州仍以兵臨黎陽 通鑑作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 皆不聊生通鑑皆作人 又每使諸將出外通鑑作出討 枕倚於道路通鑑作死者相枕倚於道

四海之內皆承正朔 通鑑作四海皆仰皇風 唯公執迷獨阻 聳執通鑑無執迷二字

追斬數千級 按通典一百五十六作俘斬七千人 三月秦王擒建

德沈本作五月 按通鑑作五月乙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

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 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

注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潞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

皆戮於洛渚之上 按通鑑楊柱作楊汪陽公卿作楊公卿郭

什柱作郭什住董濬作廩張童仁作童兒新書注亦作汪陽亦作楊朱粲下仍有王德仁三字沈本陽并作楊是與兄芮沈本作芮是爲讐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殿本考證新書作羽林將軍獨孤修德修德父機謀歸唐爲世充所屠者也影宋本亦作獨孤修德按趙氏紹祖云通鑑爲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名從新書官從本傳及河洛記張氏宗泰考證修下亦有德字是

竇建德

貝州漳南人也按十七史商榷云此下有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新書敘事較本傳詳爲下文祠墓張本白言漳南令御覽一百七作自言於漳南令令怒笞之通鑑一百八

一 同考異曰杜儒童隋季革命記云安祖以盜羊爲縣令所考

新書同革命記非 亡投建德建德舍之通鑑投作抵舍作匿

發百萬之衆御覽作百乘 承間而出沈本承作乘是

亦結聚得百人在洛阻中 通鑑作聚衆河曲御覽百人作萬人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新書亦作萬人在河渚中 亡歸士達

自稱東海公 按新書士達下仍有士達二字通鑑同是 與

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通鑑作與士卒均勞逸由

是人爭赴之爲之致死

士達自以智略不及 通鑑智作才 建德乃進爲軍司馬通鑑

作乃進建德爲軍司馬御覽七進作推新書亦然 按沈本

張本並作推 絢以數十騎遁走沈本走作去 隋遣太僕卿

楊義臣御覽同 按聞本楊作陽誤 欲入高雞泊中通鑑中

下有討之二字 不得空延歲月通鑑空延作坐費 將士疲

倦通鑑同 按御覽作必將疲倦 而自矜大通鑑而作遽
於陣斬之御覽陣下有前字是 爲士達發喪 至軍復大振始
自稱將軍通鑑作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

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

通鑑

一百八十三

義甯元年

即大業十三年

正月丙辰竇建德爲壇於樂壽

自稱長樂王改元丁丑考異曰許敬宗太宗實錄舊唐紀皆
云武德元年二月建德稱長樂王按建德改元是大業十三年
新書云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誤 按隋紀與本傳
同 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通鑑作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
涿郡畱守薛世雄

又聞煬帝被弒

御覽

一百七

弒作殺非

琮俯伏悲哀通鑑作俯

伏流涕

計窮方出通鑑作力盡乃降

此義士也通鑑作琮

忠臣也 因令軍中曰通鑑作乃徇軍中曰

經日而去 通鑑而作乃 因改年爲五鳳通鑑作建德以爲已

瑞改元五鳳 自號漫天擁衆數萬人通鑑作自稱漫天王國
號燕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天下有王字是 建德與之和通
鑑作建德僞與連和

二年字文化及僭號於魏縣 殿本考證新書作武德元年臣宗
萬按通鑑化及聞王軌叛大懼引兵欲北其將陳智略等皆降
於密化及以二萬衆北趣魏縣時武德元年七月也八月至魏
自知必敗鳩殺秦王浩卽皇帝位於魏縣據此則當從新書元
年爲是 按趙氏紹祖云字文化及至魏縣僭號在元年九月
舊書言二年僭號誤也 此吾讐矣沈本作是吾讐也

悉收弒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 通

鑑作竇建德執逆黨宇文智及孟景隋書作孟秉 按通鑑注

辯正陳景雲曰二年字文化及謀逆有鷹揚郎將孟秉同謀景

卽秉字因避廟諱嫌名易之耳 化及並其二子同載以檻車

御覽囚化及並其二子同收以檻車 至大陸縣斬之 殿本

考證臣宗萬按隋書載之河間斬之通鑑至襄國斬之三書互

異又按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並蕭后南陽公主隨軍於時襄

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

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並二子同時受戮通鑑蓋

本此 應時放散通鑑作卽時散遣之 兵部侍郎崔君肅爲

侍中通鑑一百八十七同考異曰革命記作崔君秀

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 聞本灌作觀 按十七史商榷云當

作竇充 置守冢二十家張氏宗泰云據新書作三十家 出

警入蹕御覽

七百七

作出入警蹕

然猶依倚突厥通鑑此句下

有以壯其兵勢五字是

及是遣使迎蕭皇后

按通鑑此句

下有及南陽公主五字

河州大使淮安王神通沈本作河北

大使當是

攜其首以奔通鑑作攜其首詣建德降

我何可

納之通鑑作吾何爲受之

吏人感之卽日而降通鑑作吏民

感悅卽日請降

皆聞風而下通鑑作望風歸附

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

冊府

八百三十二

作張志昂通鑑同

按張

氏宗泰云新書作志昂是

凌敬進曰通鑑進作諫是

夫犬

各吠非其主通鑑作人臣各爲其主用

今隣人堅守力屈就

擒通鑑作彼堅守不下

此乃忠確士也通鑑作乃忠臣也

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通鑑作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

下乎

猶迷不降通鑑作彼猶不降沈本猶作執是

於易水

抗禦羅藝冊府水下有北字 復爲可不通鑑作以爲何如

退軍旅籠火城 通鑑無旅字 按張氏宗泰云他本作軍於籠

火城 大王何聽譏言通鑑王下有奈字是

建德中書舍人劉斌 按通鑑作中書侍郎劉彬 鄭勢日感而

唐兵不解通鑑作唐兵日增鄭地日感 乘唐軍之敗通鑑作

乘唐師之老

虞海公 通鑑作虞孟海公是 遣其將郭士衡 按十七史商

權云士衡當作士衡 軍次成臯通鑑作軍於成臯之東原

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趙氏紹祖云按新書本紀武德四年

三月乙酉竇建德陷管州五月壬戌秦王敗建德於虎牢執之

舊書本紀作五月己未壬戌前三日也今攷乙酉至己未三十

五日至壬戌三十八日而太宗報建德以書乃在獲其將殷秋

石瓚之後則新舊傳之誤可知又考舊書本紀作相持二十餘日是按通鑑引舊書有停畱七十餘日之語今檢本傳無之虜獲甚衆御覽一百七甚作其稍駭蒲津御覽作騷駭是

以亂其謀通鑑亂作撓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通鑑作凌敬書生安知戰事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通鑑作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日月淹久徒爲自苦通鑑作老師費財事恐無功通鑑作欲求成功在於何日

建德中槍通鑑作中槩御覽作中瘡按文義當從御覽竄於牛口渚通鑑作竄匿於牛口渚新書作竄於牛渚谷按沈本作牛渚口是

欲立建德養子爲主沈本主作王夏王平定河朔通鑑作以夏王之英武一朝被擒如此御覽一百七如有旣字通鑑作

一朝爲擒易如反掌 不如委心請命通鑑命字下有於唐二字
悉分士卒御覽作悉分與故將 奉傳國等八璽來降冊
府一百六十四作及傳國大璽來降

舊唐書校勘記卷二十三

列傳

薛舉

驍武絕倫

通鑑武作勇

交結豪猾

通鑑猾作傑

舉與其

子仁杲通鑑杲作果

按通鑑

一百八十三

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先

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祿柳宗元

集皆作仁杲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勲史革命記焦璐唐朝年代

記陳嶽唐統紀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

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故通鑑俱作仁果

掠官收馬

沈本官作兵收作牧

時羗首鍾利俗通鑑首作酋

羅暉爲義興王通鑑無義字

總兵略地通鑑作分兵

母爲皇太后

按通鑑作子仁果爲皇太子

古來天子有降事否 通鑑作自古天子有降事乎 近代蕭琮

通鑑代作世 按史避太宗諱世改作代 皇帝失問通鑑作

陛下 昔漢祖屢經敗績通鑑作漢高祖

直取長安 御覽七百三十五取作指 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

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 殿本

考證臣德潛按新書於其子仁杲傳中云其妻亦凶暴喜鞭楚

人見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兩書互異 按御覽

九百四十一其妻下有麴氏二字當是舉妻耳

薛仁杲

以醋灌鼻 御覽八百六十八醋作醢 或杖其丁竅沈本丁作下

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

社通鑑作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自此兵勢日衰通鑑作出是國勢浸弱

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塘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

戰

按御覽三百

作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折塘城賊有十餘

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

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

通鑑作我軍新敗士氣沮喪

按御覽作我士卒新經敗衄通

典一百五十五敗作挫餘同御覽

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鬪御覽

以作驟敵作進通典同

按沈本自驕作而驕故且閉壁以

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御覽作我且堅壁以待其氣衰而後

擊通典作我且閉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後擊

按通鑑作宜

堅壘以待之

相持者久之通典同按通鑑作相持者六十

餘日

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通典作其將翟長孫梁

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

太宗知其可擊

按御覽作太宗知

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通典并同 遣將軍龐玉

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 按通典一百五十四及一百五十五俱作宋

羅睺而一百六十二亦作宗與通鑑御覽同仍當作宗羅睺爲是

兩軍酣戰 按御覽作並軍共戰玉軍幾敗通典並同 仁杲

窮感通鑑作仁果計窮 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沈本作數

十人張氏宗泰云新書亦作數十人 按旣云首帥安得有數

千人當從沈本及新書作數十人爲是

李軌

李軌 聞本軌俱作軌 按軌字與軌字音義迥別下旣云字處

則聞本作軌是下倣此 以觀天下之事通鑑作以待天下之

變

這弟闕達度闕設 沈本弟下無闕字 至是自稱可汗來降於

軌通鑑作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

分其家產 通鑑產作貲 諸人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 按通鑑作諸人既逼以爲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

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 通鑑作天若祚我當擒其主 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通鑑作若其無成留之何益 碩見諸胡種落繁盛通鑑作碩見諸胡浸盛 又軌子仲玖懷恨通鑑作軌子仲玖嘗詣碩碩不爲禮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仲玖嘗候碩碩不爲起憾之 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通鑑作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

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 通鑑作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 又

令鴻臚少卿張侯德通鑑侯作侯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張

侯德本傳侯字疑誤 封涼王聞本涼作梁誤 今吾從兄膺

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

乎通鑑作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

下吾將去帝號受封爵可乎 隋失天下英雄競逐通鑑作隋

失其鹿天下共逐 奈何受人官爵通鑑作奈何復自貶黜

宜依蕭詧故事 按梁宣帝名詧聞本作察誤 而不受官通

鑑官下有爵字

遂徵兵築臺 通鑑作發民築臺 又屬年飢通鑑作河右飢

召衆議之通鑑衆作羣臣 情猶不附通鑑作心終不服 自

是弱人通鑑作羸弱 終不肯困通鑑作終不至此 以供小

弱通鑑作以飼羸弱 殊非國計通鑑作不爲國計 由是士

庶怨憤多欲叛之通鑑作由是士民離怨

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 通鑑作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 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通鑑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 尙以爲難通鑑作尙恐不克 豈單使所能致也通鑑作豈口舌所能下乎 彼則憑

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 按張氏宗泰云據新書如憑固不受

此處則字宜作如下何則二字文義亦不貫當刪去 臣於涼

州奕代豪望通鑑作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 凡厥士庶靡不

依附通鑑作爲民夷所附 興貴至涼州通鑑作至武威 軌

授以左右衛大將軍通鑑同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亦作左右

衛然按文義右字似當作武字 興貴諭之曰通鑑作乘閒說

之曰 略定中原通鑑作宰制中原 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

事之卽漢家竇融未足爲比通鑑作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 其如帝何沈本聞本帝俱作予 按通

鑑作若我何予字當是 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

通鑑作君自唐來爲唐遊說耳 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

錦夜行通鑑作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今合家子

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 通鑑作臣闔門受陛下榮祿

豈敢興心更懷他志通鑑作豈肯附唐但欲効其愚慮可否在

陛下耳 興貴宣言曰通鑑作興貴徇曰 不從者誅及三族

通鑑作敢助之者夷三族 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通鑑

作城中人爭出就興貴 修仁執之以聞 按本紀通鑑作興

貴

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 趙氏紹祖云新書

詔安興貴封梁國公按新書忠義傳李愬傳後詳錄凌烟功臣有歸國公安興貴不知是改封否也按唐會要功臣門作梁國公當是

劉武周

驍勇善射

冊府

八百十九

射上有騎字

交通豪俠通鑑作喜任俠

每合率虞侯屯於閣下

通鑑作令率親兵屯閣下

按沈本

閣作閣

死人相枕於野通鑑作僵尸滿道

王府尹閉倉不

恤豈憂百姓之意乎通鑑作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乎壯士守志並死溝壑通鑑作壯士豈能坐待溝壑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通鑑作開倉以賑饑民

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

通鑑

一百八十三

同

按考異曰二

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

號定揚按武周據汾陽宮乃僭號此時未也唐書是 兵威益

振 通鑑威作勢

以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 按通鑑爲下有尙書二字 率餘衆
四千人奔武周通鑑作率衆四千西奔武周 按沈本奔下有
於字是 武周聞金剛善用兵聞本周下有素字 合率兵二
萬人侵并州通鑑作使將兵二萬寇并州

武周進逼 殿本考證沈炳震曰進逼下應有太原二字屬闕文

按張氏宗泰亦云依下遂據太原則進逼下當有太原或并

州字 關中大駭通鑑大作震 又命永安王孝基冊府一百

二遣永王孝基 敬德還滄州通鑑作敬德尋相將還滄州

又接王行本於蒲州通鑑作蒲坂 背城而陣通鑑作布陳南

北七里

苑君璋

苑君璋說曰 通鑑作其內史合苑君璋諫曰 此固天命豈曰人謀通鑑作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不加連和突厥結援唐朝通鑑作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

滿政因人心 通鑑作滿政因衆心所欲 按心下疑有脫字

遣使賜以金券通鑑作使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 復遣召之

通鑑遺下有人字是 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 殿本考證臣

德潛按執我行人我字蓋從紀錄原文而未經改正者如我帝之類是也 按通鑑作乃執元普送突厥我字疑衍

拜安州都督 通鑑作隰州都督

高開道

滄州陽信人也 冊府八百四十七作渤海人 少以煮鹽自給有勇

力冊府作者煮鹽以自給少而驍捷 河間人格謙冊府作賊帥
格謙 擁兵於豆子航通鑑作擁衆十萬據豆子航 署爲將
軍通鑑作爲幽州總管

三年復稱燕王建元

通鑑

一百八十六

元下有始興二字考異曰實

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燦注正閏位（）云年號天成李昉歷
代年號亦如之宋庠紀年通譜武德元年開道年號始興云出
歷代紀要錄通鑑蓋從紀要也 按本傳脫去僞號故附識之

開道因藝遣使來降

按冊府

一百六十四

載開道因藝請降事

與本傳略異 乃發兵三千人通鑑兵作民 復稱燕國通鑑
國作王

不剋而退

通鑑作不剋大掠而去

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十

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張氏宗泰云新書衆下有然

按據上下文義當增一然字

號爲義兒 按通鑑義兒俱作假子 常在閣內通鑑在作直

藏其刀仗通鑑仗作槩 來攻閣下 按御覽三百二十四攻作屯

與其妻妾樂酣宴御覽作與妻妾奏妓樂酣宴 不敢逼御

覽通鑑俱作不敢逼之 遂歸國御覽作於是來降 以其地

爲媯州通鑑爲作置

劉黑闥

劉黑闥 御覽二百七十六俱作劉闥 世充素聞其勇以爲騎將見

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勣典兵攻新鄉

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 殿本考證臣德潛按乃亡歸

下明有關文據勣傳及新書時世勣陷於建德建德使攻新鄉

虜黑闥獻之明是建德質其父蓋而使世勣行詐謀也闥數語

文義不明 按張氏宗泰考證作乃亡歸建德刪去質其父蓋

二十二字注云新書沿舊書之誤其實黑闥未守新鄉建德無質徐蓋事李世勣或攻新鄉而無虜黑闥事黑闥之亡歸卽歸於建德何則兩書並言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建德每資其費則黑闥歸建德不爲無因凡人取質皆以防其叛也據寶建德傳李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則前之質之何爲以此知無質蓋之事殆世勣未及取其父而先歸唐其父在夏非由質也又此傳上明云世充以爲騎將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而下又言其於新鄉見攻被虜夫黑闥非新鄉人何以亡歸乃在新鄉耶至於攻新鄉下云詐以取信似建德質世勣之父乃是以之詐黑闥既云以之取信則虜黑闥不待於攻矣舊書疑有地處錯簡校者牽扯成文新書不深考遂望文爲義云

附會之子故因其岐而刪正之一以見世勦無以其父詐人之
事一以見建德無質人父以使人之實一以見黑闥有擇主之
明焉張說如此又按勦傳云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勦
力屈隆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勦復守黎陽張謂建德無
質蓋事誤但此事與黑闥無涉此傳或他處錯簡而復有所佚
脫耳 封漢東郡公通鑑作賜爵漢東公 素驍勇多姦詐通
鑑作少驍勇狡獪 多所剋獲軍中號爲神勇 按御覽二百七十
六作多所剋獲每臨危難而色不變

王世充以洛陽降 通鑑降下有唐字 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
之徒張氏宗泰云將下脫楊字當依新書補 實亦恥見天下
人物通鑑作將無以見天下之士 且請雅曰 按通鑑無且
請二字 衆怒殺雅而去通鑑作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

黑闥大悅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人通鑑作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 貝州刺

史戴元詳通鑑詳作祥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亦作祥是 進

至宗城通鑑至作逼 兗州賊帥徐圓朗沈本帥作師誤 五

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通鑑一百九十九同

按通鑑一百八十九考異曰革命記七月二十七日衆立黑闥爲漢

東王建元天造卽入漳南城鑠縣官於獄發使告貝州及諸鎮

戍等云今漢東王爲夏王起義兵於漳南請軍會戰今據實錄

改元在五年正月與本傳同 高雅賢爲右領軍通鑑同沈氏

炳震云影宋本作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新書同

時洺水縣人請爲內應通鑑作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

渡洺水而陣通鑑作渡洺水壓唐宮而陣 黑闥衆不得渡沈

本得作能 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 按通鑑作二百騎

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至王師敗績 殿本考證云曹湛新書

作曹該高祖本紀事在十月非七月 復都洺州通鑑作進據

洺州

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 沈氏炳震云新書屬五年十二月

事以下屬六年正月事按高祖紀當從新書 不得休息道遠

兵疲比至饒陽通鑑作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 饒州刺史葛

德威冊府一百一十六載六年葛德威請降事文較傳異 按張氏

宗泰云新書作總管崔元遜 德威謬爲誠敬涕泣固請張氏

宗泰云新書亦作崔元遜 德威勒兵執之張氏宗泰云新書

作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執之 按據新書當作諸葛德威本傳

誤脫諸字

徐圓朗

據本郡縱兵略地 通鑑作攻陷東平分兵略地 初附於李密
沈本闡本初並作仍是

史論

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 殿本考證臣德潛按李軌傳軌遣贇破
薛舉兵贇請坑之軌不從則破李贇甲兵一語乃誤認也 苑
君璋及總餘衆 按及字疑誤 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
殿本考證云臣德潛按苑君璋本傳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
來降論中見頡利下明脫落政亂意

蕭銑

今天啟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 殿本考證云舊本脫節字句
法不完今補入 吾當糺率士庶全唐文一百三十一糺作糾 岳

州豪傑通鑑岳州作巴陵文與本傳前後互異 衆皆大悅卽

日自稱梁公通鑑作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 柳生謂其下

曰沈氏炳震云影宋本作柳生與其下謀曰 按張氏宗泰考

證同通鑑亦作柳生與其黨謀曰 便出其下通鑑便作返

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通鑑王作公州作郡 且其爲賊凶頑已

久通鑑作且柳生爲盜日久 不革此心通鑑作凶悍不移

偽證其從父琮爲孝靖帝 通鑑帝上有皇字 隋將張鎮州王

仁壽擊之不能剋及聞隋滅鎮州因與甯長真等沈本鎮州俱

作鎮周

東至三峽 通鑑作西抵三峽 按新書與通鑑同 皆附之通

鑑作銑皆有之 合掌機密通鑑作使典文翰委以機密 又

遣楊道生攻硤州通鑑作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

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 通鑑作時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

實奪將帥之權也 通鑑作實欲奪諸將之權 奈何今日相攻

通鑑作何爲相攻 按張氏宗泰云日當作自是 繡恃動騎

慢通鑑作恃功驕橫

初銑之放兵散也 通鑑作蕭銑之罷兵營農也 自留宿衛兵

士數千人通鑑自作纔 而倉卒追兵通鑑追作徵是 並江

嶺之南通鑑作皆在江嶺之外 未能相及通鑑作不能遠集

其交州總管邱和通鑑總管作刺史 先來謁銑通鑑作將

朝江陵

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 通鑑作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

塗炭乎 告于其廟通鑑其作太 百姓非有罪也通鑑作百

姓無罪 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通鑑作聞江陵不守皆釋甲

而降孝恭 英雄共逐 按通鑑作天下共逐之

杜伏威

與輔公祐爲刎頸之交

御覽四百八

與下有鄉人二字

公祐姑

家御覽家下有公字 公祐數攘羊以餽之御覽餽作餽 共推爲主通鑑作推以爲帥

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爲盜 趙氏紹祖云新書高祖本紀苗

海潮據永嘉永嘉屬温州去下邳甚遠二者殊不相合 今同

苦隋政通鑑今下有我與君三字 各興大義通鑑興作舉

常恐見擒通鑑見作被 何不合以爲強則不患隋軍相制通

鑑作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 可來聽命通鑑可作宜 卽

以其衆歸於伏威通鑑作卽率其衆降之

陽爲奔北 通鑑作陽爲不勝 稜不敢戰通鑑作稜閉壁不戰

稜陣大潰僅以身免通鑑

一百八十三

考異曰隋陳稜傳云往往

克捷唐杜伏威傳云僅以身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後爲伏威所敗也 乘勝破高郵縣通鑑無縣字 分遣諸將略屬縣通

鑑略作徇

寵之甚厚通鑑之作遇

輒令上募擊之通鑑擊

上有先字

有中在背便殺之通鑑作有傷在背者卽殺之

封吳王

按本紀三年六月徙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七月方討

世充高祖太宗實錄並在討世充前本傳在圍世充後疑誤

徐紹宗率兵來會

按太宗本紀作徐召宗誤

又破汪華於

歙州閩本作法華誤

時代威在長安暴卒

按新書作代威好神仙長生術雲母被

毒

後其妻子通鑑役作沒

葬以公禮

按沈本此下有初

次或至王世充知名二十五字此本在誦公詔傳後誤

輔公祐

公祐簡甲士千人 通鑑作精甲千人 皆使執長刀 按通鑑
刀下有爲前鋒三字

少相愛狎 通鑑作相友善 軍中咸呼爲伯通鑑作軍中謂之

伯父 爲署其養子冊府九百五爲作偽 偽學道辟穀以遠

其事通鑑作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晦

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 本紀五年七月吳王伏威來朝新書在

六年 按通鑑同本傳新書應誤 因僭卽僞位自稱宋國於

陳故都築宮以居焉趙氏紹祖云新書同考異曰公祐兩傳皆

不言年號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

大宋乾德四年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通鑑

亦缺載萬斯同紀元彙考謂公祐紀元天明與談苑又異 按

輔公祐僭位在武德五年七年卽敗亡安得有乾德四年之文
王氏玉海並收乾德天明於輔公祐下亦不言何據當從紀元
編作天明爲是因本傳未載故備識之 大修兵甲轉漕糧饋
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祐擊破之 殿本考證沈炳震
曰武德三年法興已爲李子通所滅不應六年尙據毗陵也臣
宗萬按沈法興傳是時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子通據海陵
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二面受敵軍數挫衄則知公祐爲伏威
將當曾擊破法興於毗陵時是史家追敘之體非編年而紀其
事也 翫傳文自明 按張氏宗泰云此條疑誤據新書當是中
脫遣將徐紹宗侵海州至遂據揚州八十四字校者不知誤誤
以補之未計其年之不符也所脫文具見新書本傳故未備錄
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李靖傳博望山作當塗 按

影宋本惠亮作慧亮聞本同下仍有陳當世一人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闕稜王雄誕知名
殿本考證臣德潛按此下應接闕王二傳舊本闕王二傳在
前公祐傳在後於文法不合蓋傳以杜伏威爲主輔闕王逆類
及之故闕王二傳當附在輔傳後也今已更正 按張氏宗泰
云初伏威至知名二十五字當在杜傳輔傳江東悉平下應接
闕稜傳方合

闕稜

齊州臨濟人 張氏宗泰云他本作臨淄人新書作伏威同鄉未
知孰是 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陌刀 殿本考證云
陌刀舊本作拍刃臣德潛按唐六典有陌刀長一丈卽斬馬刀
也今改正 按趙氏紹祖云新書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

刃按拍刃當是闕稜以意爲之故史詳其名狀或改爲陌刀恐非是 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 按冊府四百爲越州都督時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 及公祐僭號御覽二百九作輔公祐之反也 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御覽作及與陳正通相遇接戰冊府四百五作與輔公祐將陳正通接戰 或有還拜者冊府作遙拜御覽同下有其師遂潰四字

誣稜與已通謀沈本通作同

王雄誕

伏威被重瘡墮馬 沈本瘡作創通鑑作被重創墜馬 勇決多力通鑑決作而 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通鑑作還閉壁不出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 殿本考證云遣使諭之下明有闕文蓋此時伏威令輔公祐擊李子通而以

雄誕爲副也應脫去伏威遣公祐意張氏宗泰云據下李子通傳云江西之地盡歸伏威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則是有吳地也又云南至於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卽是有楚地也與此傳上文云復破沈法興居其地合則是據有吳楚者爲李子通不得爲杜伏威也而李子通傳下云未幾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合之此傳雄誕之遣當是伏威奉高祖之命此傳下遣使諭之之字衍否則或當爲諭伏威伏威遣雄誕方合耳

僞退歸本營 通鑑作陽不勝還營 會日暮欲還 按通鑑欲

作引

雄誕曰 按通鑑作雄誕始寤而悔之曰 絲毫無犯通鑑作秋

毫

命其子果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世果與下林士宏傳之楊世略俱由避太宗諱而省世字耳

沈法興

東郡賊帥樓世幹 沈本郡作陽 按十七史商榷云東郡當從新書作東陽

以陳果仁爲司徒 通鑑作陳杲仁 謂江淮已南可指搆而定通鑑作謂江淮之南指搆可定 專立威刑通鑑立作尙 稱梁建元曰延康通鑑作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 按沈本聞本梁下俱有王字是 俱有窺覲江表之志通鑑作俱有窺江表之心

法興左右數百人 按新書興下有與字是 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通鑑同新書作嗣安 遣其將葉孝辨迎之 按張氏宗

泰云遣字上疑仍有遂安二字本傳脫

李子通

東海丞人也 聞本丞作承 唯子通獨行仁恕通鑑作而子通獨寬仁 自稱將軍 按新書此下有 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 二句本傳闕載

伏威屯清流 通鑑屯作軍 法興保楊子通鑑作綸軍楊子詐爲法興之兵通鑑作詐爲綸兵 夜襲伏威通鑑威下有營字是 又遣兵襲法興通鑑作復遣兵襲綸 盡虜其衆通鑑因縱擊綸大破之

子通拜尙書左僕射 沈本拜下有爲字是 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 按張氏宗泰考證無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十字云按元超死於虔亭已見上沈法

興傳內此處可刪他本進擊法興下卽接棄城宵遁亦非 江
西之地通鑑同惟沈本作江南疑誤 南至于嶺沈本于作于
近是 東方未靜通鑑作江東未定

朱粲

自稱迦樓羅王 沈本迦作伽

食之美者甯過於人肉乎 通鑑作肉之美者無過於人 我何
所慮通鑑作何憂於餒 聞卿噉人作何滋味通鑑作聞卿好
噉人肉人作何味 收確及從者數十人 按通鑑人下有悉
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十一字

林士宏

與其鄉人操師乞 聞本作乞師下同 自號元興王通鑑一百八十一

三下有建元始興四字 隋遺持書侍御史沈本持作侍影宋

本作治通鑑同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亦作治此當由避高宗諱而改持與治近若依沈本作侍是與下侍御史複也

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 沈氏炳震云影宋本作自號南越王俄稱皇帝 按新書與影宋本同

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蕭銑以舟師破豫章而下張善安傳作士宏後去豫章善安復據之當卽此專兩傳俱省蕭銑之破豫章可見 攻圍循州刺史楊略張氏宗泰云此蓋因避諱而省世字當從新書作楊世略

張善安

而士宏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 按張氏宗泰云據新書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得其地則本傳疑脫蕭銑之事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 新書同 按通鑑六年三月

乙巳張善安反八月王子輔公祐反新書高祖紀同是善安之
反在公祐前兩傳皆誤 善安無背逆之心通鑑作善安亦無
反心 但爲將士所誤通鑑但字作正 因獨身踰澗就之道
鑑作因單騎渡水

羅藝

羅藝 按冊府一百六十四作李藝從賜姓也 涿郡物殷阜通鑑郡
下有人字是 又臨朔宮中多珍產通鑑產作寶 威勢日重
通鑑勢作名

陳兵而什住等懼 沈本而下有人字是 開倉以賑窮乏通鑑
作開倉廩以賑貧乏 境內咸悅通鑑悅作服 威振邊朔通
鑑邊朔作燕地 藝自稱幽州總管冊府一百六十四作隋大業末
爲幽州總管通鑑作藝自稱幽州總管

皆符人望 冊府作事符衆望 事無不成冊府作自古必成
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封燕王沈本作二年通鑑武德元年十
二月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詔以藝爲幽州總
管 按考異云創業起居注云元年二月降新書云二年舊書
云三年皆誤也通鑑一百八十六從實錄當是 藝領本兵數萬
按冊府二百五十七作藝率步騎數萬 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戌
會於洛州冊府作又進兵與太宗軍會於雒水 以屬吏久而
乃釋沈本以下有其字

梁師都

陰結徒黨數千人 沈本千作十聞本亦同 殺郡丞唐宗趙氏
紹祖云新書作唐世宗按舊書當是避唐諱考世宗卽休暉之
祖宰相世系云官洛陽合而梁師都起朔方則表誤可知

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御覽三百十四作段德操領延州邑行軍總管鎮北境。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通鑑作德操兵少閉壁不戰。奄至其後御覽奄作掩。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御覽作逐北二百餘里剋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通鑑並同。俘斬略盡御覽此下有師都與餘騎同遁七字。今武周旣滅唐國益大通鑑作定楊可汗旣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甘從亡破通鑑作師都不辭灰燼。師都退據西城通鑑作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師都勢威通鑑作師都浸衰弱。司馬劉蘭經略之通鑑作司馬劉蘭成圖之。

劉季真

與弟六兒 聞本作小兒 復舉兵爲盜通鑑作亂 攻陷石州

按通鑑此下有殺刺史王儉句 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
拓定王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太子王據上龍兒稱王以季真爲
太子則新書是 季真懼而來降通鑑來作詐 封彭城郡王
通鑑城作山 遂親伏武周與之合勢沈本改親伏爲復親
按影宋本作遂復結連劉武周新書同作復則本傳伏當爲復
宜在親字上無疑

李子和

大業末爲左翊衛 沈氏炳震云影宋本衛作軍 建元爲正平
通鑑作改元丑平十七史商權云新書並作丑平蓋是年大業
十三年歲在丁丑故取以建號

並送子爲質以自固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納弟爲質兩傳下
俱有囚其弟子升是子字上下疑有脫文

尋就拜靈州總管 冊府四百五十三作爲靈州總管 按新書亦作

靈州當從冊府

又伺突厥間釁 通鑑作又詞得突厥釁隙 囚其弟子升冊府

四百五十三作囚其子於外第 四年拔戶口一徙冊府四年作乃

字

麟德九年卒 按唐會要贈靈州都督諡曰德本傳闕載

史論

竟見雪於太宗 按本太宗誤作太宗宜改正

裴寂

字元真 趙氏紹祖云世系表作真元 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

之有靈 按冊府八百五十五裴元真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

靈本傳脫一神字 卿年二十已後冊府三十作四十新書亦

然按兩傳寂卒年六十在貞觀初當義兵起時已踰四十宜從冊府作四十已後

陰結龍山令高斌廉殿本考證云臣宗萬按通鑑注是時不復有龍山豈斌廉在開皇中嘗爲令史以舊官書之耶蓋龍山縣爲後齊所置帶太原郡開皇十年則改曰晉陽矣按趙氏紹祖云新書餉龍山令高斌廉創業起居注作遼山縣令高斌廉則龍山當作遼山爲是一郎密纘兵馬通鑑作陰養兵馬

欲舉義旗通鑑作欲舉大事正欲爲寂以宮人奉公通鑑奉作侍恐事發及誅急爲此耳通鑑作恐事覺並誅爲此急計耳我兒誠有此計旣已定矣可從之通鑑作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並上米九萬斛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九下有百字是

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 通鑑作
不若先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
而引軍入關通鑑而作自

當朝貴戚親禮

按冊府

七十一

無貴戚二字

頻寇太原

冊府

四百四十一

作寇并州

師次介休冊府作介州

寂保於度索原通鑑保作軍 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通鑑作
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 賊因犯之通鑑作金剛縱兵擊
之 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 聞本考證按新唐書晉州下
當重晉州二字本傳無影宋本作馳至平陽晉州以東 寂抗
表陳謝通鑑作裴寂上表謝罪冊府亦作上表

寂性法

冊府

四百五十三

性作淮

無捍禦之才通鑑作無將帥之

略

惟督虞秦二州居人

按冊府秦作秦疑誤

復思爲亂

通鑑作皆思爲盜

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糾

謬云按雲起傳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寂反事且據地理志

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是時固未有麟州也舊書韋傳云

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新書刪之遂生延珍之疑然寂傳此

下有云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則事在四年前是可疑也

且雲起告寂按訊無狀不聞雲起獲罪又可疑也 按錢竹汀

曰麟遊縣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又鉅野縣武德四

年置麟州五年州廢則是時固有麟州又考元和郡縣志麟遊

下云隋置西麟州雖與志言武德元年不合然要在麟遊縣也

姻婭帝室 聞本室作王 按唐會要二十亦作帝王 纔涉數

日唐會要作數月 歷職清顯唐會要顯作要 又爲趙王元

景聘寂女爲妃六年遷尙書左僕射 按冊府三百九 俄遷尙書

左僕射又聘其女爲趙王妃 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冊府

作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千戶 貞觀元年加實封冊府作貞

觀二年十一月 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冊

府作太宗有事於園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及開府儀同三司

長孫無忌陪乘焉

政形紕繆 按據文義形當作刑 不能極法通鑑作不忍盡法

裴公有天分通鑑分作命 得錢百餘萬冊府三百三十四 萬下

有貫字 太宗大怒謂侍臣曰 按冊府三百三十三 載太宗語文

較傳詳 而與妖人法雅親密冊府作與妖人言辭相涉 是

我所謀冊府作是其所讓

俄逢山羗爲亂或言反獠劫寂爲主 冊府一百四十九 作貞觀初山

差爲亂或言獠反劫寂爲王 會卒時年六十冊府一百七作
寂卒帝聞而傷之

子律師嗣尙太宗妹臨海長公主 按冊府三百裴師律寂之子

尙高祖女臨海公主

劉文靜

冊府四百作文靖疑誤 祖懿用石州刺史聞本用作

周是 當何取濟通鑑作將何以自存 何患於卑賤通鑑作

何憂貧賤

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 冊府七百六十六祖作帝通鑑大度

作豁達無二於字 乃天縱矣冊府矣作也

卿安知無至請善籌其事 按通鑑作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 今李密

長圍洛邑

至

則四海不足定也

按通鑑作今主上南巡江淮

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

取天下如反掌耳

今太原百姓冊府

七百六十七

太原作并州

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通鑑作一旦收拾立地可數萬人君

言出口冊府通鑑君俱作一乘虛入關通鑑乘上有以此二

字君言正合人意通鑑人作吾沉吟者久之通鑑作遊豫

久之

欲因寂開說

通鑑作關說是

今大亂已作

至

以罪見歸

按

通鑑作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徧禪失律而罪及明公事誠

迫矣通鑑誠作已當須爲計按據通鑑作宜早定計須當

作預可立大功通鑑作何憂無成

權豪并起

按冊府

六十權作首

未有適從通鑑作未知所附

願公興兵西入

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通鑑作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按冊府何乃受單使句作仍乃拘於一介之使乎

君雅大詬曰通鑑作君雅攘袂大詬曰按劉政會傳作攘袂大呼曰據文義作呼是此是反人欲殺我也冊府同沈本反作反按上云文靜與政會詣留守告成等二人謀反又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劉政會傳亦作反則沈本作反疑誤

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殿本考證臣宗萬按創業起居注突厥夜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爲諸君召而使之卽自手與突厥書據此則結連突厥高祖自爲之非由文靜之請通鑑則書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與傳相合

乃知温大雅欲歸功於高祖故與傳不同耳 同入京師通鑑

作若入長安 財帛金寶入突厥通鑑作金玉繒帛歸突厥

卽遣將康鞘利冊府六百五鞘作鞘

通遣武牙郎將 冊府四百十九作虎牙是 按史避唐諱虎皆作武

潛遣奇兵掩其後冊府後作衆

高祖踐祚拜納言 按冊府七十作武德初司馬劉文靜爲納言

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通鑑作昔王尊有

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

道

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 按通鑑作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

史納言劉文靜 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

部尙書冊府四百七十八作太宗貞觀中爲戶部尙書 按太宗討

舉在武德中非貞觀也冊府疑誤

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 通

鑑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 按冊府四百七十

裴寂上有僕射二字 意甚不平冊府作意嘗怏怏 出言

怨望冊府作出惡言 拔刀擊柱曰御覽七百三十五擊作斫 必

當斬裴寂耳冊府作會當斬裴寂頭爾通鑑與冊府同 遂召

巫者於星下冊府星下有月字御覽亦作於星月之下本傳脫

時文靜有愛妾失寵通鑑作文靜有妾無寵 高祖以之屬

吏御覽屬作爲誤 起義之初通鑑起作建 家口無託通鑑

作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 皆明其非反通鑑非作不

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

開本脫基字又脫竇琮左翊衛大將軍八字誤 李勣劉宏

基二人聞本作劉宏非 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張氏宗泰云
此句疑有誤按李子和自有傳唯梁師都傳未止載又有劉季
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爲表裏二十三字耳
餘悉在李子和傳內

李子和

漢東郡公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凌烟功臣作濟東郡公
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趙氏紹祖云新書
同 按凌烟功臣作廬陵郡公

劉世龍

威與君雅內懷疑惑 按沈氏炳震云影宋本惑作貳張氏宗泰
考證並同

恩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儉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 趙

紹祖云新書從子思禮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
史位至太師 按據新書文義更明顯本傳似作思禮自相非
觀通鑑作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刺史位至
太師可見本傳中脫憬藏二字 然始謂云新書然字下有後
字是

趙文恪

遇突厥蕃市牛馬 沈氏炳震云影宋本作遇突厥和親令文恪
至并州與齊王元吉誘至北蕃市牛馬

李高遷

武德初突厥寇馬邑 按冊府九百載李高遷爲賊所敗事較本

傳詳 拜陵州刺史 按新書作賁州 贈梁州都督新書作

涼州 按二書中官名封爵互異多不勝記無關大義者略之

許世緒

公姓當圖錄 通鑑當作在 握五都之兵通鑑都作郡是 若
遂無他計至 此帝王業也 按通鑑作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
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 授右一府司馬沈氏炳震云影宋本
一作翊 按張氏宗泰考證云職官志有左一右一等職則影
宋本疑誤

劉師立

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 冊府一百四十九 太宗上有及師立
還四字無如何二字 臣任隋朝不過六品冊府任作仕六作
七 顧已循躬冊府躬作省 此妄言耳冊府作此人妄言耳
宜勿爲懷 延入臥內慰諭之冊府延作召慰上有而字 尋
檢校岐州都督冊府三百五十七 岐作岷 便遣使問其部落冊府

四百十一便作又是 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冊府列作裂

拓拔赤辭

冊府四百二十六

俱作赤解

拜赤辭爲西戎都督冊府

拜赤解爲西戎州都督 按沈本有州字是

詔不許赴哀

冊府八百六十二

詔上有太宗下優四字

復令居任

冊府作令更聽後起兼岷州都督 時河西黨項破刃氏

殿本考證新書作破丑氏

按冊府三百五十七

作丑氏

破刃氏

大懼

按張氏宗泰考證俱從新書作破丑氏是

至卹于真

山而還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冊府作至卹于

真山與吐谷渾相遇擊破之多所虜獲而還

錢九隴

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皇家隸人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父

文彊爲吳明徹神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事較

本傳詳明 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冊府八百四十七作嘗
從高祖以驍勇見稱 改封郇國公沈本郇作巢張氏宗泰亦
從新書改作巢 按上既云累封郇國公與此句複且據下云
加食廬州則作巢國公是

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凌烟功
臣作左監門衛大將軍

樊興

累除右監門將軍 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左監門 累封營國公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凌烟功臣作榮國公

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軍期
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新書太宗
本紀貞觀八年夏吐谷渾寇涼州段志元爲西海道行軍總管

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之十二月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是樊興爲赤水道總管乃與段志元俱非從李靖時也蓋樊興時亦在軍中後期致罪耳非復赤水道總管明矣

公孫武達

封清水縣公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凌烟功臣作沔陽郡公與下進封東萊郡公異 輜重萬餘入侵肅州冊府六百九十四 作人新書亦作入沈本作又誤

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 按冊府三百

五十七 突厥下有可邏拔扈四字追及之作至波邏迴及之 武

達引兵擊之冊府武達下有泊船二字

張長遜

累至五原郡通守冊府

一百六十四

作爲五原太守

號長遜爲割利

特勅通鑑同聞本勅作勤誤

授五原太守冊府作封安化郡

公 按新書守下有安化郡公徙封范陽八字

敕右武侯驃騎將軍高靜

殿本考證新書作高世靜

以功授

豐州總管張氏宗泰云按上授五原太守後已授豐州總管不

應積功所授乃原官而下進封國公雖兩書巴揚不同當爲南

方之州非豐州也 按新書總管上無州名可以正本傳豐州

之誤 進封巴國公 殿本考證新書作揚國公

按冊府百

六十亦作揚國公邑三千戶當從冊府

與突厥連結通鑑作爲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

以長遜檢校益州臺左僕射通鑑作右僕射

按是時竇軌爲益

州行臺左僕射長遜當爲右僕射無疑

李安遠

家富於財

冊府

八百六十七

家代爲將甚富於財

少從博徒不逞

冊府

八百一十一

作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

敬慕士友冊府作敬慕

名士

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

趙氏紹祖云新書同

按新書考異曰

石刻秦王告少林寺教有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名傳作廣德誤

諡曰密

趙氏紹祖云新書密作安唐會要同

按端木星垣曰

易名之典理無復斥其名者本傳作密是

唐儉

字茂約

張氏宗泰考證同

按趙氏紹祖云新書作茂系趙明

誠金石錄唐儉碑跋曰字茂約世系表亦同是

非在今朝冊

府

七百六十六

作非是一朝

若開府庫冊府若作今

南嘯豪傑

冊府作納豪傑 則湯武之業不遠冊府業下有於公二字

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通鑑言語俱作在溺作亂

武德元年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武德初他本作九年誤 浮

舟至中流聞本作中渾 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冊府六百五十五

作李靖率輕齋掩破其牙帳

羣豕突出林中 冊府五百四十二羣上有儉見二字 按御覽八百三十一

一並同 有雄羆突及馬蹙御覽雄上有一字無突字 儉投

馬搏之御覽作儉懼將縛之 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唐會要

二十通鑑並同 按御覽與冊府顧俱作頭是 豈復逞雄心

於一獸唐會要同御覽作一豕

尋加光祿大夫 張氏宗泰云按下有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

夫同一光祿大夫何以前云加而後云貶中間又未有貶授

之處今考新書上罷獵下卽接詔其子善識尙豫章公主中無尋加六字本傳疑衍 又特令其子善識尙豫章公主 按趙氏紹祖云新書公主傳作義識疑誤

永徽初致仕于家 冊府四百六十一作請致仕許之 高宗爲之舉哀冊府作太宗誤 賻布帛一千段冊府布帛作綿布

長孫順德

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 趙氏紹祖云世系表觀生稚澄稚爲皇后高祖澄爲順德祖則順德爲皇后族祖非族叔也 結營於郭下冊府三百四十五郭作都

罪不可恕 通鑑恕作赦 人生性靈通鑑作彼有人性 得絹甚于刑戮通鑑作得絹之辱甚于受刑

尋又坐事免發疾 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喪息女感疾甚

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按冊府一百三十八無重字

劉宏基

奔馬投壘 冊府三百四十五 弃作下通鑑並同 因基下斬其首迎

鑑作劉宏基就斬之 按冊府基下有麾字則非宏基自斬也

以兵千人冊府兵下有八字 西略地扶風通鑑作分兵西

略扶風 戰于瓊瑤門外冊府三百三十四 門作澗 隋將段達冊

府作段達

人情崩駭 按冊府四百五十一作大駭 復陷於賊冊府復作遂 授

左一總管冊府四百十九作行軍總管 宏基堅壁不能進沈氏炳

震云能字疑衍張氏宗泰能作敢 按冊府亦作不敢進當從

冊府 宏基率騎邀之冊府三百五十七 邀作趣 授秉鉞將軍沈

氏炳震云秉影宋本作斧 按張氏宗泰云秉斧俱誤據新書

兵志武德三年以醴泉道爲井鉞軍則此傳當作授井鉞將軍

李孝常

冊府

九百二

十五

作李希常

以匡基爲前軍大總管

冊府

三百五

十七

總管作將軍

殷嶠

遂陳兵於折塹

冊府

七百

三十

作塹圻

按通鑑作乃陳于高塹西

南

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

冊府

一百三

十八

臺下有尙書二字

詔

與贈司空冊府作並贈司空

十七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

孫順德劉匡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烟閣

按錢氏考異考長孫無忌傳云圖畫二十四人尉遲敬德傳亦

同此云十七人疑誤

劉政會

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 冊府三百四十五 作晉陽 唯唐公得省之

耳冊府省作看 君雅攘袂大呼曰冊府作君雅起牀前攘袂

大吼曰 按劉文靜傳及通鑑俱作大詬曰據文義作大呼是

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冊府作文靜遂叱左右引

之而下就拘于別室

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 冊府一百三十八 無貞觀初二字 贈民部

尚書冊府作戶部

柴紹

有勇力任俠 冊府三百四十五 力下有尙武二字 高祖微時妻之

以女冊府作高祖龍潛時妻之次女

追既急 冊府追下有書字

因與諸將進下京城 張氏宗泰云新書仍有封臨汾郡公五字

破宋金剛冊府

三百三十五

剛下有于雀鼠谷四字

平陽公主

尊公將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 按通鑑作尊公舉兵 同去
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爲計若何通鑑作今偕行則不可留此
則及禍奈何 君宜速去通鑑作君第速行

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 按通鑑作西域商胡何潘仁
入司竹園爲盜

起爲交州都督卒官 沈本無官字

馬三寶

馬三寶

按冊府

三百四十五

載馬三寶事較本傳詳

率別擊叛胡

劉拔真於北山聞本拔作牧 按別字下疑有脫誤

累封新興縣公

按冊府

三百五十七

作以功封新興縣侯張氏宗泰

云新書作男進爲公在貞觀初是躡封也恐無是理

武士護

武士護

冊府

三百四十五

載武士護事較本傳詳

引爲行軍司鎧

冊府

七百六十六

作後爲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參軍事

皆背征三

衛聞本無背字

按通鑑作順德宏基皆背征三衛

特詔配饗高祖廟庭

通考

一百三

同 按開元禮無武士護

武士稜

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

按冊府

一百三十八

并贈并州都督

武士逸

爲齊王府戶曹

按冊府

七百五十七

作爲濟王府戶曹參軍

賜爵

安陸縣公

按張氏宗泰云新書作六安縣公

舊唐書校勘記卷三十三